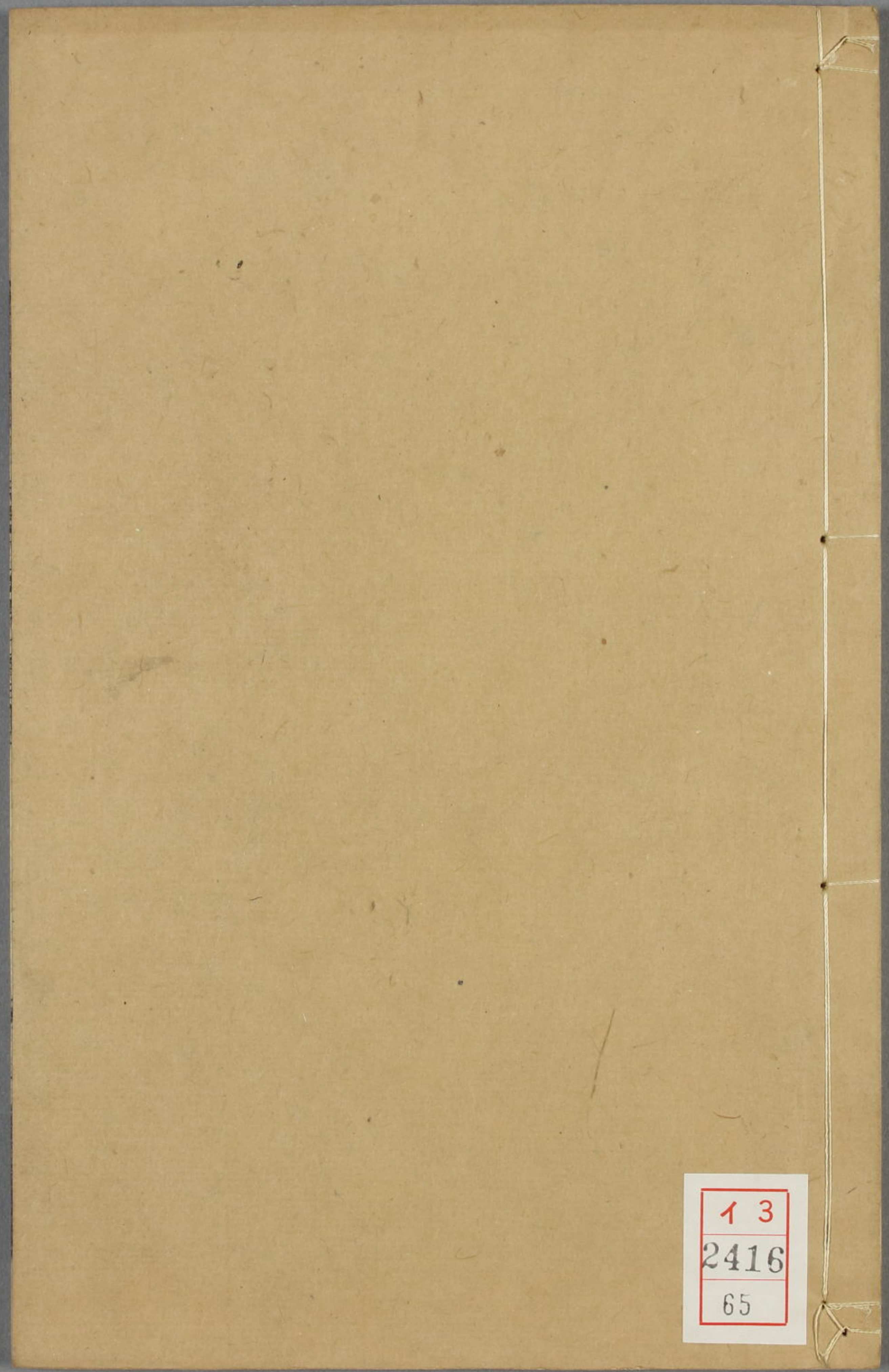




1 3
2416
65



13
2416
65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四

半澤文庫

政術部十三

鹽鐵關市征

權酤

雜稅

增

權茶

算緡

附

貢獻關貢
訴貢賦附

鹽鐵

管子曰海王之國

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

謹正鹽筴

正稅也音

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

食鹽五升少半

少半猶劣薄也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

二升少半

吾子猶小男小女也

此其大曆也

曆數

鹽百升而釜

鹽十兩

七銖一黍十分之二

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

百升之鹽

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

為釜當米六斗四升

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

分強釜當米六斗四升

今使鹽官

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

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

分強釜當米六斗四升

今使鹽官

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四

鹽鐵



半合為強而取之則一釜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
 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強釜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
 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萬
 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
 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禹筭之商日二百萬禹讀為
 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為二萬鍾十日二
 筭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萬鍾十日二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
 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
 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
 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十八萬鍾
 千萬人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
 千萬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
 數而比其常籍當一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
 國而有三千萬人矣

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
 女又不籍於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
 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
 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
 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入之數
 猶在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驚號令天
 給之鹽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
 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
 一耒一耜一鉋若其事立大鉏謂之鉋鉋羊昭反行服連輦名所以
 挽羊昭反輦居玉者駕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
 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
 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刀之
 政術部
 附錄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鹽鐵

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強而取
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強
而行其器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亦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羅於吾
國爲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我未與其本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羅之釜以百錢也錢之類也推猶度
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

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水爲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鹽煮海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而煮鹽北海之衆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羅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無鹽則踵守圉之國開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羅之得成金萬斤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

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牢盆價直也今世人言顧

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若人執倉庫之管籥以致富羨羨饒也

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者煮鹽者

鈇左趾反鈇音徒故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計

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

下皆行作官府主煮鑄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

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鐵

器苦惡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

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悅又董仲舒說上

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

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

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

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難議者之言以為此國

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定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

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

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

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况天

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

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

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

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爭利務民之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廬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牆不在胸膈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

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

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况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

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

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

者十餘萬家荊州今襄陽南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

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

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

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

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

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

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
是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
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
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
近池之人又輒障怙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
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
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
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
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

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
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
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
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戍以取
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隋開皇三
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 唐開元元年十二月
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
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
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
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

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寬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收興利貨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明皇令宰臣議其可不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

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
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
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
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
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
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
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
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
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
等九百石以上准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

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縣等十州鹽井總九千所每年課

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千六十一貫所課都當錢二千

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千八十八貫所課都當錢一千八百

十三貫瀘州井五百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

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

州二十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

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為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

均徵竈戶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

權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並杜氏通典

曾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

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

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

免雜徭盜鬻者論法及琦為諸州權鹽鐵使盡權天下

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

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

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

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

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

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

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

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

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監歲

收

政術部

鹽鐵

九

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饌百官祿俸皆仰給焉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起怨矣劉晏鹽法旣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汴東水陸運

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旣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寢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其後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餽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翼爲使以鹽利皆爲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

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貞元二十一年
停鹽鐵使月進舊鹽鐵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給費而主
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
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給入益少又貞元末逐月
有獻謂之月進及是而罷 穆宗時田弘正舉魏博歸
朝廷乃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獎
諱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兵部侍郎韓愈條奏謂平叔請
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爲城郭之
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
賒貸徐還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非得見錢必

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
有倍利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
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有威形臣恐所在不安此
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
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兼游
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
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
爲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
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
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

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平叔議遂不行
後唐天成元年敕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二月內
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 後唐長興二年敕今後不
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置造諸道監
冶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雜使熟鐵亦
任百姓自練賣鐵場官并鋪戶一切並廢鄉村百姓祇
於夏秋苗畝上納農器錢一分五文隨二稅送納 周
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朕覽食鹽未鹽州郡犯私鹽多
於顆鹽界分蓋卑濕之地易爲刮鹽煎造豈惟違我權
法兼又污我好鹽况未鹽煎煉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

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兼亦少人犯
禁自是曹宋以西十餘州皆食顆鹽

種者曰顆鹽出解州煮者曰未鹽出

海瀕

宋制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爲畦夫
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三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

罷官廩給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
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
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
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未鹽煮海則楚州
鹽城監通州豐利監泰州海陵監以給本州及淮南江
寧兩浙荆湖等軍杭州秀州有場明州昌國東西監溫

州天富南北監台州黃巖監福州長清場廣東東莞靜
安等十三場大率煮海有亭戶鹽丁鬻於官或折租稅
亦有役軍士定課煮者又有煮井者益州等路各有監
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
不得出川峽天聖八年上書者言陝西禁鹽得利微而
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
通商平估以售可寬百姓之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
州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自
是商賈流行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兵西
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絹償以池鹽由是羽毛

筋骨膠漆錢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賈乘
時賕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千錢給鹽一大席爲鹽二
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
私無利朝廷知其敝乃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
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
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
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
以衙前主之自禁榷之後量民之厚薄役令輓車轉致
諸郡道路糜費役人竭產不能償往往亡匿關內騷然
雖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

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帑藏愈虛太常博士范祥乃請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詔從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民安其業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踊貴請得公私並貿而餘則禁止官鬻皆從之兩歲役畦戶以解河中陝號慶成民爲之官司旁沿侵剝爲苦乃詔三

歲一代嘗積逋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後減畦戶半又稍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追逮侵剝之擾東南鹽利視天下爲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斤爲錢四兩浙杭秀爲錢六溫台明亦爲錢四廣南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四十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叅知政事建

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擱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爲言詔議施行 宋初行鹽

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榷貨務積鈔於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熾甚至爲良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衆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於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

欲豐申歲較季比之令至於鹽袋蠶鹽莫不有禁州縣
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
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衆計口數及嬰孩廣數下
逮馳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歎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
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將明帝意故比
較已罷而復用鈔劄既免而復行鹽囊增饒而復止民
力因以擾匱盜賊滋焉 宋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
二百七十一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資以為用
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權而鬻之於是戶部言詳度官
制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脈微者令民出息承買

以所收中賣於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

文獻通考

金濱海

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
之北有大鹽礫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
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法立官加詳
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救弊而已世宗還
自南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
即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
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
元之立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
民歲收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

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爲七兩至元十三年旣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爲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爲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爲六十五貫至大已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爲一百五十貫凡僞造鹽引者皆誅籍其家產付告人充賞凡私鹽徒二年杖七十止籍沒其家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顆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

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爲最難云世祖時朝廷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郝彬行戶部尚書省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於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採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令世祖中統四年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領已括戶三千興辦鐵冶歲輸錢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河南隨處市鐵之家令仍舊鼓鑄十二年阿合馬等以軍興國用不足議復立都轉運司量增課程元額鼓鑄

鐵器官爲局賣十九年立鐵冶總管府從蔡公直言設冶場於別十八里鼓鑄農器又有鐵冶提舉司凡鐵課各省皆有之鐵每引二百斤無引私販者比私鹽減一等凡私鐵農器鍋金刀鎌斧杖及破壞生熟鐵器不在禁限明制辦鹽去處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山東都轉運鹽使司福建都轉運鹽使司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陝西鹽課司廣東鹽課提舉司四川鹽課提舉司雲南鹽課提舉司凡天下辦鹽去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年終各該運司并鹽課提舉司將周歲辦過鹽課出給印信通關具本入遞奏繳其客商興販

鹽貨各照行鹽地方發賣不許變亂合用引目各運司申報本部委官關領本部將來文立案委官於內府印造督匠編號用印完備明立文案給付差來官收領其各處有司凡有軍民客商中賣官鹽賣畢隨即將退引赴住賣官司依例繳納運司按季通類解部本部塗抹不用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明白定奪召商中納宣宗五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運司每歲額辦鹽課以十分爲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爲收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其八分年終挨次給守支客謂

之常股凡中常股價輕存積價重武宗時南京浙江織造太監王瓚崔果奏討長蘆運司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夢陽王宗文徐廷用言於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上問內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世宗嘉靖七年上敕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

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踊貴由壞祖宗籌邊之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騰踊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殍殍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竈戶輕引銀以來商賈上嘉納之科臣郭鋈請革餘鹽先是鹽法開中有常股需次支掣者有存積以俟不時之需者皆就邊輸納而掣鬻於運司復有餘鹽則就運司輸價而兼運以鬻者也商

人便於運司且利其夾帶于是存積之法廢而邊儲匱
矣至是部議特設都御史總理故郭鋈上言官不必設
而餘鹽宜革上曰壞法始於餘鹽即革之以復祖宗良
法至二十一年部臣請復餘鹽以資邊用自是餘鹽復
行按國初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
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
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
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
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
年最厚淇遂奏淮南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
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
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
買運價遂騰踊邊儲自此資於明初取用諸課皆因
各處土產礬鐵水銀銅錫有常額武宗時令廣東鐵稅

置廠於省城外鹽課司正提舉專管鹽課副提舉專管
鐵課其行鐵地方但有走稅夾帶等弊俱照鹽法事例
續文獻
通考

權酤一

原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權酒酤韋昭曰以水渡水曰權
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
如道路木爲權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權者步渡橋兩雅
謂之石和今之略約是也禁開其事總入官而下無由
以得若渡水孝昭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
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權酒之
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

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幹謂主領也音管

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

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

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

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使人

可以相御也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

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

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

石為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

讐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

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

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

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截酢漿也截才代反給工器薪樵

之費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

奏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

之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

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

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

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杜氏通典增貞元二年

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錢

其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

按昔人舉杜子美詩以為唐酒價每斗為錢三百今榷百五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會昌六年敕

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東浙西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聞禁止私酤官司過為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今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並不得追擾梁開平三年敕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後唐天成三年敕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

村坊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宋制三京官造麴聽

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務釀之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則所在皆請官酤初漢時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者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

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建炎以來朝野雜錄曰舊兩浙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戶撲買坊場才百二十七萬而已蓋自紹興初槩增五分之後坊場敗闕者衆故也初東遼之地未有榷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金熙宗天會三年始命榷酤官以周歲爲滿世宗大定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

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仍以各州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麴醋貨條禁世祖二十一年盧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八月罷榷酤初民間聽自造酒每米一石得息鈔一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聽民自造但增課鈔一貫爲五貫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諸色人等蹋造酒麴貨賣者須赴務投

稅方許貨賣違者並依匿稅科斷其自行造酒家買用
麴貨不在投稅之限如賣酒之家自無麴貨者須收買
曾經投稅麴貨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若係自行造
麴者其麴亦赴務投稅續文獻通考

權酤二

原文學請罷

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酤賢良對策請罷權酤

丞相奏罷

昭帝時田

王莽計分利

詳通典

趙王使爲賈

史記趙王彭祖使使即縣爲賈

販苦酒

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

畝納

麴錢

五代後唐敕於秋苗田上每畝納麴錢五文一任百姓造麴酒詳前

祠部添酒

錢

戶部謂王祠部一文添酒錢慶曆間王琪請添鹽酒課錢

耶律釋私醢

遼耶律制心守

上京有捕獲私醢者制心一飲盡笑而不治續文獻通考

原奪利於民

斂怨於

下陳魯匡之謀

收榮公之利

雖利在其中而

敝歸其下

白帖

增城郭富貴之家坐收酤醢之利鄉

村貧弱之戶例納配率之錢

法禁愈密籠取遺利

月比歲增無有藝極

文獻通考

權茶

增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

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

罷之貞元九年復稅茶

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去歲

權茶

信

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按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茶者至陶羽形置湯突間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卒然則嗜茶權茶皆始于貞元間矣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

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文宗時王涯為相判二使復置權茶自領之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然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舊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令請委彊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

置把提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無苛奪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欺從之 宋乾德五年初權江淮湖浙福建路茶蓋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以北皆爲禁地興國中樊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稅聽自賣踰江涉淮乘時射利望嚴禁之謂乾德權法也自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則官賣以實州縣一則沿邊入中糧草算請以省餽運一則權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互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在邊備蓋祖宗以西北

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虛估加擡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無過李諮林特二法大槩以折茶商及便邊民特以實銀算茶諮祖劉式之意使自就山園買茶而茶場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景祐以後西邊事興始復行加擡法嘉祐四年一切弛禁自此茶不爲民害者六七十載至蔡京始復權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嘉祐三年始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

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幘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往就問之驩然皆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署爲常經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議奏以惑有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一本云四已詔開江淮茶禁聽民自賣通商收稅罷十三山場六推務歲輸不過三十三萬有奇謂之茶租錢以歲課均賦於茶戶崇寧以後歲入至二百萬緡視嘉祐五倍矣政和

元年正月始創引法置都茶場歲收四百餘萬緡中興循其法玉海金世宗大定間更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時

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販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宣宗時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聽存禁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元之茶課大率因宋之舊而爲之制世祖至元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

以三分取一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
荆湖福建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
四錢五分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每茶商貨茶必令賣
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
明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
斤每七斤蒸曬一篋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
茶給賣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篋中引八十篋下引六
十篋名曰酬勞經過地方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
運若陝之漢中川之夔保私茶之禁甚嚴凡中茶有引
由出茶地方有稅貯放有茶倉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

馬司茶課司驗茶有批驗所洪武初制官給茶引付產
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給引方許出境
貨賣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
帖付之仍量地遠近定以程限於經過地方執照若茶
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其有茶不相當或有
餘茶者並聽拿問賣茶畢即以原給引由赴住賣官司
告繳洪武初令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該茶馬司收貯
官茶每一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信符
往附近番族將運去茶易馬二十二年定茶易上等馬
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匹七十斤下等馬每匹五

十斤此易馬事例宣德十年准開中茶鹽許於四川成都保寧等處官倉關支官茶每百斤與折耗茶十斤自備脚力運赴甘肅支與淮浙官鹽八引運赴西寧與鹽六引弘治三年令陝西巡撫召商報中給引赴巡茶御史挂號於產茶地方收買茶斤赴原定茶馬司以十分為率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嘉靖十三年令開茶之期商人報中每歲至八十萬斤而止不許開中太監致壞茶法此開中事例

楊士奇茶法議曰茶之出入在應天常州浙江杭州三府今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賣與嗜利之徒賣赴產茶地方轉相貿易易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退引

難矣又如南直隸之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湖州嚴州衢州紹興長沙荆州四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為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遙遠往返不便欲其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

楊一清請復金牌疏略曰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偕其國師禪師各齋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皇上恩威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皆而北面稽首稱不敢違臣於是近年不肯輸納茶馬審謀英略度越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以馬山之利而充廢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即納而酬以茶斤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知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

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
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敵
之利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
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
生切利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如洮河西寧三衛
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百一匹一
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
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廷臣齎捧收馬給茶
該衙門將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乞
復舊制各當本等差額查出申明照示番族使知朝廷
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
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二十年爲招易之期乞遣廷
臣齎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等止在三衛住劄調取
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原加賞勞事完造冊隨
金牌齎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
有情願者聽來將馬易茶庶幾番人懷畏永爲藩籬之
固矣並續
文獻通考

算緡

原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
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
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絲
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諸賈人末作貫貸賣買
算也詩云維絲伊緡輶車小車
居邑貯積諸物貨賈賒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其物自占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率緡錢二千而
算一者皆出一算也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之比例也身非爲吏
爲北邊騎士而有輶車商賈人輶車二算又使多出二算
車皆令出一算也
政術部
制益貢
算緡

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入緡錢

悉盡也

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

有不輸稅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

天子既

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

告緡徧天下

楊可人姓名按義縱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楊

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

反音幡謂從輕而出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分曹言曹輩而往即理郡國緡錢

就其所在而理也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

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

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

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乃

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

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

之即就也此謂之比者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

諸官官益雜置多

謂雜置官員分掌

徙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

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

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

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

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

估歷宋齊梁陳依此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緡之類杜氏

通典漢以後算緡附見關市征及雜稅內

關市征一

增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

為民困乏也金銅無凶年廛人掌斂市紬布總布質布

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布泉也鄭司農云紬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為僞謂無

肆立持者之稅也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

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漢高祖約法省禁量吏祿以賦於

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

邑皆各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賈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商能採金銀銅鐵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按莽之法既權商賈之貨而取其十一又效商賈之為而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官自買賣

政術部

尚監類函卷一百一十五

關市征

商賈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
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
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
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
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時稅市入者人
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
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主
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
此焉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
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唐武后
長安二

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
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
之賦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而有司不識
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何
則關爲詰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
暴興必若師興有貴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庶幾人
免憂懼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
二十開成二年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
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
切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敕旨淮泗通津
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今依元賞所奏並停其
所置官司所由悉罷 宋自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
李處新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韓監州稅

止齋陳氏曰
以朝臣監州

稅始於此蓋收方鎮利權之漸然是時初未以此置官也據太宗實錄上謂趙普等曰王仁瞻縱吏為姦諸州場院皆隱沒官錢朕初即位悉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利入遂數倍以此見諸州監當分差使臣自太宗始雍熙三年始著於令監當使臣京朝官並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舉之遂為定員關市之稅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彘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索馳及商人販茶鹽皆算有敢藏匿物貨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頒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官院選親民官臨候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都押同掌之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

稅每千錢出三十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條當從寬簡宜令諸路轉運使以部內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叅酌裁減以利細民又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頒行天下大中祥符元年詔免諸路州軍農器收稅神宗熙寧七年詔減國門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止令隨其閑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為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八年手詔問中書賈販之物法不稅者其市利錢當輸否時有司創稅

買物之入京者謂之市例錢以祿吏帝疑焉故問之哲
宗元祐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力勝稅權蠲兵部尚書蘇軾
上言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糶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自行自古所無之弊法臣切為聖世病之何以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高宗建炎元年詔京未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矣
城久閉道路方通有販貨上京者與免稅又詔應殘破州縣合用竹木磚瓦並免收稅又詔於平江崑山縣江灣浦量收海船稅又慮稅網太密詔減并一百三十四處至於牛米柴麪民間日用所需並與罷稅孝宗時詔

鄉落墟市貿易皆從民便不許人買撲收稅減罷州縣稅務甚多寧宗時減罷州縣稅務亦不一文獻通考遼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峙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他州縣貨產貿遷之地置亦如之金世宗大定二年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元初未有定制太宗時始立徵收課稅所辦課程至元七年遂立三十分取一之制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調增羨者遷賞虧兌者倍償降黜二十六年從丞相桑哥之請遂大增天下商稅逮至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

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云順帝至元三年立船戶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料差船一千料之上者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 明宣宗宣德四年令南京至北京沿河漕縣臨清州濟寧州徐州淮安府揚州府上新河客商轉集去處設立鈔關差御史及戶部官照鈔法例監收船料英宗正統六年罷上新河監收船鈔官十一年移漕縣關鈔於河西務十二年令差主事二員於臨清淮安監收船料鈔景帝景泰元年鈔關俱差主事一年更代是後主事差停不一或用各府委佐貳官一員每歲輪收凡一應在外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稅有

本色有折鈔其起解收貯有入內府有留各處其差官有巡視監收例各不一洪武二十三年令各處稅課司局商稅俱三十分稅一按明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若臨清杭州兼權商稅其所權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每歲或折本輪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有輕重差官有專攝亦有攝而復罷者

關市征二

原無索月令孟夏門閭無閉關市不租年不順成

仲秋易月令仲秋易關市來商旅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注謂輕稅商也

孟冬謹月令孟冬戒門閭市廛而不稅稅其舍不脩鍵閉謹關梁

關譏而不征稅也此殷制 司關掌其征禮

政術部

關市征

關市征

關市征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關關市故有厘人入其斂掌斂
 關市之征國山札則無關門之征
 而于泉增用其中者司吏各條茶法第宋陳恕令三
 府並白帖增不可行之朝廷吾用其中者權利至矣又王旦遣漕
 上者取利太深增文獻通考曰政和間漕臣語之曰朝
 廷權利增增收一分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稅錢而
 至矣一分增收稅錢減四之一
 寡名自此起收課稅所長官廡訪使與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
 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况河南兵
 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
 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
 萬一之助楚材善之與既至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
 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與責之曰剥下欺上汝
 欲我爲之耶減元額
 四之一公私便之苟操幹之無遺則歎愁之寧
 免漢算緡錢下逮末作之人唐爲官市害及鬻樵

之夫宋劉克莊進言

雜稅一

原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
 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
 年冬初算商車始稅商賈船車令出算也太初四年冬行幸回中徙
 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
 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
 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
 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言往
 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

政術部

開鑒類編卷一百一十四

雜稅

三

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

後漢靈帝時南京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

下稅田十錢以治宮室

蜀李雄薄賦其人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賓因為名焉實

之名舊矣其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

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供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齊武帝時王敬

則為東揚州刺史

在今會稽郡也

以會稽邊帶河海人無士庶

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

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

上本不入官良曰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

陀頂反直

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

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

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

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

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

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 北齊稅僧

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爲也 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 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計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十以上者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計多失業矣上元中敕江淮堰塘商商旅率船過處準斛斗納錢謂之埭程大曆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分 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杜氏通典 增肅宗

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敝乃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訾蓄什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杜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餽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時軍用不給

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錢一千下間錢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其法旣行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讟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儻質不稅爾間架除

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捉錢之事唯唐有之貞觀初京司及州縣皆有公解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解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十五年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厘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京官職田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請籍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

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挽乾元元年敕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僱時祠祭及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爲之嘗有毆人破首詣閑廩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 宋建隆二年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依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

門下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轉官不在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其數時中書門下言唐制凡視事於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頗隳廢乞舉行之故也開寶三年令買撲坊務者收抵當買撲始見此至淳化中而買撲酬獎之法次第舉矣買撲之利歸於大戶中而買撲酬獎之法次第舉矣買撲之利歸於大戶獎之利歸於役人州縣坐取其贏以佐經費以其剩數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寧悉罷買撲酬獎之法官自元召買實封投狀著價最高者得之而舊章舉廢矣 元豐二年三司言人戶買撲官監及非新酬衙前場務所增收錢並合入三司帳而司農寺謂官監務外皆是新法拘收錢不當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歲入百萬緡於市易務封樁若失此錢恐不能繼爭辯久之乃從司

農之請徽宗自崇寧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其最甚若
汭汭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
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
牀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
得而盡記也大觀三年臣僚言比歲諸郡求以坊場增
給公帑不啻二十餘萬緡且慮朝廷封樁寢為厨傳之
費請考元豐舊制詳議行之詔令戶部以所用封樁及
坊場錢數申尚書省坊場即墟市也商稅酒稅皆出焉稅契始於東晉
歷代因之宋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
輸錢印契徽宗崇寧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

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墨等工
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孝宗時
敕令所進呈重脩淳熙法上親筆圈記人戶內驢馳馬
船契書收稅諭輔臣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
算及舟車之言又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之請官
契輸稅錢其意不徒利也慮高貲之家兼并日增下戶
日益朘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戶物力科配
空給印紙名為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之經總制
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廢於
靖康而建炎復之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

制之額增析而爲總制錢蓋南渡以來養兵耗財爲夥不敢一旦暴斂於民而展轉取積於細微之間以助軍費初非強民而加賦也建炎二年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求之於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錢出於兼并之家無傷於下戶增收賣酒錢合於人情而無害於民官吏俸給除頭子錢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繼遽罷欲望博延羣議更加討論且亨伯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

西昨來河北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慮數百萬計况邊事未寧苟不知出此緩急必致暴斂與其暴斂於倉卒曷若取積於細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以權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戶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并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者令東西八路州軍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終起發月椿錢始於紹興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

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板帳錢亦軍興後所創也嘉定十六年兩浙運判耿秉言二浙近日州縣見闕至無人願就蓋今縣邑之所苦者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赴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到盜賊不還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絕戶不候覈實而拘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填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

私納之爲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奩具今年之賦稅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賣紙稅醬下拳錢之類殆不可以徧舉無非違法州郡利其能辦財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復前例蓋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別無他策爾且是法創立經隔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戶口有息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聞奏去其太甚而立爲中制庶幾仰副聖

天子惠養斯民之意從之

文獻通考

金制租稅之外算其

田園屋舍車馬樹藝之數及其藏錙多寡徵錢曰物力
物力之外又有舖馬軍需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
錢名目細瑣不可殫述又有牛頭稅即牛具稅猛安謀
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爲一具限
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
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世宗大定末苦錢幣不通以
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
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等錢大定
初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宜悉罷去上從之

章宗二十二年詔民間買賣金銀懷孟諸路竹貨江淮
以南魚利皆弛其禁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
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
總之元額外課凡三十有二曰曆日曰契本曰河泊
曰山場曰窑冶曰房地租曰門攤曰池塘曰蒲葦曰食
羊曰荻葦曰煤炭曰撞岸曰山查曰麴曰魚曰漆曰醢
曰山澤曰蕩曰柳曰牙例曰乳牛曰抽分曰蒲曰魚苗
曰柴曰羊皮曰磁曰竹葦曰薑曰白藥其歲入之數唯
天曆元年可考明制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辦
商稅魚課并引由契本等項課程已有定額其辦課衙

門所辦錢鈔金銀布絹等物不動原封年終具文分豁存留起解數目赴所管州縣轉解藩司藩司通類委官起解至京凡買賣田宅頭匹赴務投稅洪武初京城置塌房及六畜場停積商客貨物聽其兩平交易革罷官私牙行但收免牙錢一分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龍江大勝港俱設立抽分竹木局有三分取一者有三分取一者有十分取二者成祖永樂六年設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抽分五局白河抽分竹木局嘉靖時裁革憲宗成化六年令每處差主事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按季更換英宗正統元年設真定稅課司帶管木植從滹沱河運至通州抽

分其後本府坐委通判一員監督稅課司抽分後差太監一員往真定會同本府委官抽分成化七年設杭州荊州太平抽分三廠又有保定抽分英宗時設蘭州抽分宣宗時設漁課事例每歲南京戶科編印勘合皆以河字為號戶部發各該衙門收掌各記收魚課米鈔若干年終送繳各省直河泊衙門累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門魚課或歸并附近河泊所歲辦不缺續文獻通考

雜稅二

徵羽羽人以時徵羽羽之征於**徵齒**齒角角人掌澤之物於山一曰山林周禮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

其植物 一曰川澤 其動物宜鱗物 宜膏物 不稅童枯 山澤

則不 其利蒲魚 澤之利也 年不順成 賦注澤列而不

也雖不賦尚 魚不加租 宣帝時欲增海租三倍蕭望

禁止禮記 有司收水澤之賦 月令孟冬命

不加租 帝嘗自漁而 寄民幹山海之貨 食貨志浮食寄民欲

謂主領之以致富 增掌少府文獻通考曰漢山澤園

少府掌之其後倣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

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 假貧民 又曰後漢和帝時

果承猶掌之於少府之下 載師漆林之征 周官載師漆

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 漢制詳關 弛江湖陂塘之禁 文

民得恣採捕不收其稅 市征內 弛江湖陂塘之禁 文

通考曰五代時淮南江浙荆湖廣南福建當僭偽之時
應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或令人戶占
賣輸課或官遣吏主持太宗淳化元年詔諸處魚池舊
皆省司管理與民爭利非朕素懷自今應池陂河湖魚
鴨之類任 弛山場河泊之禁 續文獻通考曰元成宗
民採取 武宗屢弛山場河泊蘆
蕩之 禁

貢獻一

原廣雅曰貢稅也上也鄭元曰獻進也致也屬也奉也

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 周禮獻賢能之書于王鄭元注

注獻致也屬也又曰古者致物于人尊 案尚書禹別九

之曰獻通行曰饋毛詩箋云獻奉也

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盛之於筐而進

者曰篚若不常歲貢須賜命乃貢者曰錫貢故兗州厥

貢漆絲地宜漆林青州厥貢鹽絺葛細海物惟錯雜也非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怪石石之似玉徐州厥貢惟土五

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使各割其方土色與之

方羽畎夏翟翟雉名羽中旌嶧陽孤桐嶧山陽特生泗

濱浮磬泗水涯中見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厥貢惟金三

品金銀瑶琨玉美篠簜篠竹齒革羽毛惟木荊州厥貢羽

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柁也栝柏栝葉松礪砥砥細於礪

硎硎石中丹惟箇簠美竹也包匭菁茅菁以爲酒豫

州厥貢漆枲絺紵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

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石似兗州厥貢織文綿綺之

之為青州厥篚檿絲檿桑蠶絲徐州厥篚元纖縞元黑

貢也白繒纖細也織在中揚州厥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荆

州厥篚元纁璣組豫州厥篚織纊揚州錫貢厥包橘柚

小曰橘豫州錫貢磬錯治玉石荊州納錫大龜尺二寸

大曰柚出九江又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苞

是也二曰嬪貢嬪或爲賓皮帛之屬三曰器貢宗廟玉器元

金四曰幣貢幣帛也元謂五曰材貢竹木六曰貨貢珠

龜七曰服貢祭服八曰旂貢毛羽九曰物貢謂九州之

慎貢物爲贊若肅是也獻者謂貢篚錫貢之外所進奉

者也禮記曰獻車馬執綏獻馬者執勒獻人虜者操右

政術部

貢獻

袂執琴瑟者上左手獻几者拂之獻杖者執其末此其制也

貢獻二

紉牛 文馬 周書成王時西夷貢獻卜盧紉牛今廬水是也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六匹江龜海

貝 海魚革珠珍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

青帶 白環 海魚秦魏略曰漢陽嘉三年疎勒國王獻西

慕舜德來獻白環青石帶 火鼠 冰蠶 魏志景初二年二月

及玦并貢益地圖 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色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白曰冰蠶長十寸有鱗甲以雪霜覆之然後為繭其色五

采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焦 蕉一節 梨三箱 德

燎唐堯世海人獻之以為繡黻 明南康記曰雲都縣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彩色餘

縣所出無一節數十碎郡以獻御 元玉 周書曰成王時四

牧上書曰山陽郡美 丹砂 元玉 夷來貢卜盧人西

梨謹獻甘梨三箱 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 白鵬

南之蠻丹砂所出 陰谷元王鄭元注所貢之物 薄四海主諸靈龜曰閩越王獻高祖白鵬各一

丹鵠 大悅厚報使者 拾遺記曰塗脩國獻青鳥丹

鵠各一 然芳苾 置蔓苔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

雄一唯 改澄此草形如麻奔虛國來獻 拾遺記曰晉惠帝時

祖梁國貢蔓苔色如金紫叢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瀾

之置漆盤中照燭滿室名以金苔賜 桴苾 荃蔴 周書

時康人獻桴苾者其實食之宜子孔晁注曰康人亦西

戎之別食芳苾即有身 洞冥記曰孔晁注曰康人亦西

亦名波戈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蔴亦名春蕪一而

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所謂春蕪

布亦曰香荃堅密如冰紋也握之一
 片滿宮皆香婦人帶之彌芬馥也
 異物志曰橘為樹人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裏又有美味
 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王逸荔
 枝賦曰大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貢
 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貢
 牛周書曰成王時犬戎獻文馬赤驪編身目若金
 形而象齒孔晁注曰大夏白牛野獸也牛
 心梨合西京雜記曰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燉煌太守宋
 歌獻同
 心梨合西京雜記曰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燉煌太守宋
 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昆吾劍王使使獻吉光裘列子
 康四年林邑王范能獻紫水晶壺一口青白水精唾
 精也二口山海經曰望蟾閣之山多金玉郭璞注水玉即水
 波祇國獻此青金鏡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初學記

增定國寶

鏤金牀

西陽雜俎曰唐代宗即位初楚
 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生曆數之符合璧定

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
 方有災元黃天符形如多長八寸有孔刺史崔旉表獻
 焉一玉如雞毛白如玉也王考以理天下則見三穀璧白
 玉也如雞毛白如玉也王考以理天下則見三穀璧白
 王母如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伏五闕名六曰如珠
 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鞋大如巨粟八曰卿卿珠二枚
 逾常珠徑一寸三分九曰鹿形玉如中環十一曰皇
 曰玉如雞毛白如玉也王考以理天下則見三穀璧白
 桑鉤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無孔諸寶置
 之日中白氣連天彙苑詳注曰洪武甲辰春江西行
 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即命毀之謂洪武甲辰春江西行
 七寶弱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侍臣曰未
 富而驕未貴而侈此
 陳氏所以敗亡也
 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續文憲宗七
 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賽典
 政術部
 附錄貢品卷一百一十五

赤以爲言帝稍償其值

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舍利寶玩
狎忽大珠
元成

宗元貞以六十年緬國獻舍利寶玩九年時賈胡有獻寶珠

者議以六十萬鎰酬之曰此所謂狎忽大珠也含之則

不渴誠寶面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含千萬人

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

寶者米粟是也有一實則百姓安無則已微矣吾之所謂

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四麒麟
二獅

子又曰明宣宗宣德八年西來南海外諸番國戎王或子

貝奇與之品麒麟凡四而出非一所以又憲宗成化辛

丑西域以二品麒麟進遣中官往迎之先是西域撒馬兒

罕既至嘉峪關遣人奉乞賜大迎之先是西域撒馬兒

容禮部尚書周洪謨俱言不可事遂寢而遣中官迎焉

貢獻三

原天子班貢
左傳云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

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

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諸侯入貢
令諸侯春入貢

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
三邦底貢
禹貢云惟

籍禮之鄭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任土作貢
禹貢

邦底貢三物
五官致貢
曲禮鄭注

皆出雲夢
任圉貢草
周禮閭師云任圉以

國注曰任其土地所
任圉貢草
周禮閭師云任圉以

有定其貢賦之差
畢獻方物
遠邇畢獻方物

草木謂非
獻其所有
穀梁云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

果蘇之屬
畢獻方物
遠邇畢獻方物

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畢獻方物
遠邇畢獻方物

任貢物
其物任虞以澤事貢以山事貢
制地貢
周禮

徒云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
定

地法而待政令鄭元注云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
定

九州入貢
漢書食貨志云禹平洪水定九
以九貢

致國用
詳前
各以其國遠物
禮器云其定九州各以其職來

貢不失
各以其國遠物
禮器云其定九州各以其職來

政術部
各以其國遠物
禮器云其定九州各以其職來

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
弩絃帝驚曰異物膠色青如碧玉吉光一毛裘黃色蓋神
馬之類表入水數 胡王獻神香西胡月支國王遣使
日不沉火不焦 震靈丸一名反生香一名震檀案香一名驚精一名却
死香元一種六名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間香氣乃却
活後元一種六名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間香氣乃却
其死未三月者皆活 獻駭雞之犀戰國策楚王獻
獻不死之藥戰國策云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
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
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
也王殺無罪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
山旁邑 史記云濟北王明人之欺王王殺之乃不殺 獻泰
云孝平元始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
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

楯鏤黃金獻吳 越記曰越勾踐作盾嬰以白璧鏤以
之於吳王 銅生馬箠獻吳 吳會分地記曰夏山者勾
吳王大悅 土生馬箠勾踐遣使取徙於南 唐叔得禾獻之天子
社稷之飾治以爲箠獻之於吳 南夷奉茅獻于天
子王命唐叔歸禾異畝同穎獻諸禾 南夷奉茅獻于天
子案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
甸師之祭祀無以縮酒鄭興云蕭字或為菑菑讀為縮東
甸師之祭祀無以縮酒鄭興云蕭字或為菑菑讀為縮東
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爲之縮
赤烏之人獻女子天子 越飾美女獻於吳王乃飾美女
人曰赤烏氏美人之 越飾美女獻於吳王乃飾美女
地也寶玉之所在也 正南以珠璣璫瑁爲獻 正西
獻之於吳吳王悅之 以龍角神龜爲獻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廿
政術部 附錄 貢獻 卷一百三十四 貢獻

油金卷之二十一

五

瑋瑁象齒文犀翠羽蘭鸞短狗爲獻王西苑崙句園

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鐵犁其龍東胡請令以素花

晉庾澤嘗以白羽扇獻帝

求辨器非禮也
寶蒙布貨
地貢物地入以貢生
庭實

諸侯納貢非

歸時事韓宣王將歸時事於宰旅注時事晉士

貢職于宰旅者不敢斥尊
還太守後漢順帝詔桂陽太守文舉快

陽太守文舉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大珠以希幸
刃易奇士
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
守

媚帝令還之
僉賜馬士
劍劍賜騎士馬
駕鼓車
府

無虛月魯之於晉職貢不乏府無虛月史不絕書沙軼漢之貢史不絕書

諸侯常獻高帝詔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更或多

國各以口數率人歲
王府則有書
民效素勿懷方

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三府財不
既至遂朱氏掌

官受方物受方物有獻於尊者有獻

而不敢以聞
有獻於公
各以地有
貢
禮制其地

盡其土實土地貢馱無亡可誅求無悉時

有盡其二寶所有
丁庸集材待也
言三年日紫

疲敝君國敝令太官勿受也 卒騰險

阻桓
置帝
五里
一南
侯海
奔龍
騰險
阻荔
死者
繼十
路里
貢之
有時
貢之

有以時取
貢之無藝
陳之藝極
入以歲時

政術部
之
以
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illegible]

實布

晉食貨志夷人輸實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遠夷不課

義米

又曰田者輸

輸者

五斛米極遠者

朝鮮馬

魏志穢國今朝鮮皆其

之算

錢八十二文

哀牢夷

昌守純為永

尺以

西旅獒

務相氏

晉書虞君出武落丹

牢夷

得歲輸布貫頭衣

哀牢夷

昌守純為永

類二

鹽一斛以為常賦

務相氏

晉書虞君出武落丹

四十

巴人呼賦為賓因郡薄賦之口出錢

嚮風來享

王

貴寶為贊

各以其貴寶為贊象晉國也一見

武陵守加稅

鴻臚

寺量

主客式諸蕃夷進獻答諸色無

武陵守加稅

鴻臚

後漢

順帝時武陵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

武陵守加稅

鴻臚

民增

租請加稅虞翻云不可帝不從果叛白帖

武陵守加稅

鴻臚

貢侏儒

唐書其生離城為道州刺史求之城侏儒歲貢朝廷

武陵守加稅

鴻臚

短不知何者

歲進鞍馬

武陵守加稅

鴻臚

可貢自是罷

歲進鞍馬

武陵守加稅

鴻臚

節度使貢獻止

獻琴藥

武陵守加稅

鴻臚

進鞍馬許之

獻琴藥

武陵守加稅

鴻臚

張丹藥

一爐獻上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觀望

武陵守加稅

鴻臚

再相之意

令臺劾之以為不當誘人也賈似道疑其有觀望

武陵守加稅

鴻臚

官贖丞相

罪遂爾得免

武陵守加稅

鴻臚

詔之士

及亦遣家僮間道走長安通諄勤且獻金

武陵守加稅

鴻臚

環帝悅

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

武陵守加稅

鴻臚

索異珍

又曰固唐敬宗乃巧索異珍獻之觀之鍾相每欲中帝

武陵守加稅

鴻臚

斂獻貢

又曰罪齊映為桂管江兩觀之鍾相每欲中帝

武陵守加稅

鴻臚

獻又曰

明皇謂張說曰今有事係宗以中帝欲

武陵守加稅

鴻臚

獻又曰

李絳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其不市恩也

武陵守加稅

鴻臚

易而終

獨無何哉部侍郎判本司其不市恩也

武陵守加稅

鴻臚

為獻是

從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納烏有羨贏哉若以

武陵守加稅

鴻臚

所獻賜將士

又曰藩鎮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

武陵守加稅

鴻臚

政術部

洪武御製卷一百三十四

貢獻

五

初旨不馬却未計及賠苦為衙織體外宗為軍若祐
意之係駝竹幾其指補不此門造聖進嘉重且正甫
有之簞輒所稱而可舉所所懷貢靖賄亂已曰
司進之有輦耗盤又勝遂貢用或一時帝又奉承
額伏進獻固費程言為紅紅託切張善使承
貢願仁馬已打途歲厲花舊停善諸詔旨已誠
者陛宗之舉倍點寫無階蓋於例止請正藩不許
並下動舉於用遠豐而所不所誤以之已恩
不許上名於尤輸凶所繫令之天言但外貢朝廷
德貢祖黃謝恩此實先於鎮總等官不
宗武驥賈胡之奏英宗風昔皇
播以擾人窮庶幾為停免
遷府軍民庶幾為停免
貢府藏委棄衛兵無
初意之

瓊林大盈
唐書曰德宗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
楮衣至是天下貢獻稍至於是行在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
藏貢物陸贄諫乃徹其署
八年吏部尚書馬文升請革大弊曰我太宗弘治十
都北平其南并各處進貢革大弊曰我太宗弘治十
差至宣德正統年間或裝載薦方物尚有用船數多所過
州縣動撥人夫千名或裝載薦方物尚有用船數多所過
伏望將前項薦新如青梅蓮藕宣梨茗菜之類於中量
免進奉省少槽船隻楊梅枇杷蓮藕宣梨茗菜之類於中量
奉其進省若馬槽船隻楊梅枇杷蓮藕宣梨茗菜之類於中量
役編造仍若馬槽船隻楊梅枇杷蓮藕宣梨茗菜之類於中量
裝載不許多搬沿途擾人庶軍
民免擾害之弊上大喜從之
菜蚶蛤之屬孔戣以為自海抵京
師道役凡四十三萬無度詔浙西上脂蠶妝具又曰李
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修用無度詔浙西上脂蠶妝具又曰李
裕言王不違詔旨不疲人之外悉罷進獻願詔宰相議何
俾臣是時羅進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
方舉一以罷龍團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二十
諷其部
政術部

皇馬快船
明續文獻通考曰
明孝宗弘治十
明孝宗弘治十
明孝宗弘治十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定額而建寧茶品為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却斡簞

又斡州進簞太祖謂廷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

竹簞因為用物但無命來獻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勞

民傷財自茲始矣却之仍詔四方非朝廷所需者毋妄

獻

原悅服

樂輸

望日來賓

以時入貢

九貢

任土

百貨以時

誅求不已且歎無時

供給既難

寧無虛月

飲化爰來人無遠邇

率職而入貢有等

夷

闕貢

楚不供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罪也敢

宋不供宋義王不

是懼

是徵寡人之

問罪

貢或不供

移過

則思移過

既爽樂輸

宜

科情職

先期不告

誰今當辜

未乖悅使

何悔

樂輸

闕而為罪

無之實難

宜守命以供時

豈

絕書而重月

慢官之後徒欲費辭

戒事之前何不

申報

訴貢賦

懼不給

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使從公

可待也日中以爭至于昏晉

永薄賦

叔孫會於宋季

言此比邾滕

苟非讐敵

敢不樂輸

請息薄言

宜寬厚斂

事必舉中

節宜奉上

訴永減而猶可

請不供而謂何

子產爭承曰班輕重

叔孫將命

請視邾滕

雖家財將竭宜緩誅求

而國賦是資則

難蠲免

帖

貢獻四

政府部

清金類纂卷一百一十四

貢獻

三

源詔梁沈約訓荆雍義士獻物者詔曰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罄產同致厥誠言念一槩思有所酬其雄荆郢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蠲報唐中宗斷進獻奇巧制曰朕凝懷紫宙滌想丹闕考千古之澆淳稽百王之治亂蒿宮茅柱實興國之清猷玉席珠衣乃危邦之弊化朕自承天纂運佩日披圖希齊鶩飲之年願躡鶉居之代漢文提鳥少小留心晉武焚裘生平措意頃爲皇符肇建寶廟初登眷彼王公多爲進奉莫不龍歌令節蛟食芳辰椒花獻頌之時菊蕊浮觴之日或雕金鏤玉採六合之珍奇或剪翠裁紅飾三春之草

樹上行延納下務經求鄺閑紛紜公私逼迫昇平欲濟蠹害非輕言念於茲深無所謂即宜懲革勿至因循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四

